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好大一棵树

周莲珊◎主编
闫耀明◎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 少年爱中国

好大一棵树

周莲珊◎主编
闫耀明◎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好大一棵树 / 闫耀明著. — 长春: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8.12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献礼丛书之少年爱中国 / 周莲珊主编)

ISBN 978-7-5585-3082-1

I. ①好… II. ①闫…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714号

好大一棵树

HAODA YIKE SHU

出版人 刘刚

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王婷 周丹

封面绘图 孙鸣远

封面设计 书虫文化

开本 889mm×1194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25千字

印刷 吉林东曼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次 2018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12月第1次印刷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电话 编辑部: 0431-86037512

邮编: 130021

发行科: 0431-85640624

定价: 24.80元

目 录

楔 子.....	001
第一章 神秘的影子.....	002
第二章 与小尾巴做游戏.....	018
第三章 树上的眼睛.....	033
第四章 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1）	041
第五章 河滩上的尘土.....	044
第六章 最近的距离.....	052
第七章 正午的花香.....	072
第八章 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2）	083
第九章 眼睛亮晶晶.....	087
第十章 鲜花的秘密.....	105
第十一章 女儿河的表情.....	118
第十二章 黄昏，笑声朗朗.....	126
第十三章 红蚂蚱绿蚂蚱.....	141
第十四章 湾水香喷喷.....	152
第十五章 细雨轻轻下.....	163
第十六章 花儿长了翅膀.....	172
第十七章 我的心里话说给你听（3）	181

第十八章 坐在树下看星星.....	184
第十九章 女儿河童话.....	191
结 尾.....	195

楔子

一切都是淡淡的，河水的颜色不再是天空蓝，而是浮动着一层淡淡的灰。浅水里的水草不多，只有几丛，点缀在河边，有的高，有的低，呈现错落的样子。岸边的杨树高高的，看不见树冠，笔直的树干粗壮挺拔。这些水草啊杨树啊，都是淡的，似乎隔着一层轻雾，又仿佛罩着一块白纱巾。就连在河面上掠过的水鸟，翅膀上也驮着一抹水烟般的淡墨。

童晓鸽喜欢这样的画面，时常用手在画面上抚摸。抚摸前，童晓鸽总是要先洗手的，抚摸的时候，也是轻轻的，手指忍不住会微微颤抖。她的心也跟着颤抖，仿佛她抚摸的不是一幅画，而是岁月赐给她的一段念想。

第一章 神秘的影子

1

月亮很大。

从月光中走进大槐树的阴影里，又从阴影里走出来，重新回到月光下，这个过程很是短暂，如一滴水落下，又如一只鸟儿飞过，很快。很快，就不会打扰童晓鸽对月亮的观察。她发现在乡村端详天上的大月亮，与在城市里端详，竟然是不一样的。在这里，仰头看月亮，那月亮仿佛是距离自己更近一些。因为眼前的月亮，更大，更圆，更清晰，上面的纹理和图案，都看得十分清楚。而且月亮散发出来的光，更加清透，更加真实和清脆，真实得像水滴落下时发出的跳音，生动得像鸟儿飞过时坠落的鸣声。

这是一件很意外的事情。多少次观察月亮，却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今天，感觉到了，这让童晓鸽很兴奋。她站在村街上，仰头望月亮。

从校园里走出来的时候，童晓鸽并没有想望月亮，可是今晚月亮很大，打扰了她的行走，使得她在村街上站着的时

候，显得有些寂寞和孤单。

因为现在是晚上，湾水人没有谁会在晚上在街面上站着，望天空。

正是秋收季节，家家都有一大堆的活计，人人恨不得多生出一只手来，谁有闲工夫在秋夜看月亮呢？

在湾水村，大概只有童晓鸽了。

其实童晓鸽也不是闲人，她也很忙。她在大月亮下行走，就是在忙碌。她要到聂小雨家里去，准备和聂小雨的爸爸妈妈谈谈聂小雨的事。聂小雨是个调皮的男孩子，今天在学校，他和同班男生青瓦打架了。童晓鸽觉得有必要与聂小雨的家长谈一谈。

童晓鸽知道聂小雨的爸爸妈妈很忙，也很累，但是孩子的事情是拖不得的，否则，童晓鸽也不会在晚上去聂小雨家家访。

童晓鸽在很多地方看到过“月光如水”这样的说法，但是从没有放在心上，更没有去用心体会。今天，当她在村街上走过时，体会到了。清清透透的月光洒在她的身上，让她感觉到了一丝丝凉意，那凉意带给她的，是很舒坦的清爽。秋风不大，轻轻款款地吹，裸露在短袖衫外的胳膊便有了反应，皮肤开始收缩，一点点紧起来。这加重了童晓鸽对凉意的感受。于是，童晓鸽不再站着望夜空，决定继续行走，到聂小雨家去。

村街是寂静的，只有童晓鸽的脚步声在“嚓嚓”地响着。

可是……童晓鸽分明能够感觉到，街面上，不止是她自己在行走，似乎还有一个人。

童晓鸽再次站下来，借着白花花月光，寻找那个和自己一样在街面上行走的人。

但童晓鸽没有找到。“是自己的判断有误吗？”童晓鸽默默地问自己。发出这样的疑问，一点儿不意外，童晓鸽对自己决定的事情或者判断的事情，几乎从没有怀疑过。今天第一次产生怀疑，多少还是泄露了她的小心思，那就是在这样明亮的月光之下，她有了一点点不自信。

但是发出疑问了，童晓鸽并没有得出结论。她决定不再纠缠这个问题，继续走。

继续行走时，童晓鸽就有点儿分心，没有再关注月亮的硕大和月光的清凉，而是仔细地听着动静，期望从自己的脚步声之外，找出另外的声音。

直觉告诉她，街上应该还有一个人。因为她确实听到，在自己的脚步声之外，还有一个声音。那也是脚步声，尽管很轻很轻，似乎是很怕被童晓鸽听到，但是她还是敏感地听到了。

童晓鸽确信，自己的判断没有错误。得出这样的结论，让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

“是谁呢？”童晓鸽暗自问自己，可是她没法回答自己。

“不会是……坏人吧？”这个念头一冒出来，童晓鸽就狠狠地抖了一下身子，脚下的运动鞋也随着身体的抖动扭了一扭，发出短促的摩擦声。

童晓鸽一下子站住了。她再次四下张望，寻找着那个人。她很希望能看到那个人，又很害怕看到那个人。这样的心理状态似乎很矛盾，但是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

月光将不宽的村街照得亮堂堂，跟白天也没有多大的区别。可在童晓鸽看来，区别还是很大很大的。因为晚上就是晚上，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在晚上发生的，即使头顶上有大月亮也不能阻止坏事的发生。童晓鸽清楚地知道这一点。所以，她四下寻找的时候，脚下一直在移动，没有老实地站着。她在向聂小雨家的方向移动着。

但是童晓鸽的寻找没有任何效果和价值。除了熟悉的村街，别的，她什么也没有看到，更不要说一个人了。

现在，村街上响起的，只有童晓鸽谨慎的脚步声。那个不一样的脚步声，那个杂音，没有出现。

但是童晓鸽依然很谨慎，边走边仔细倾听、仔细观察，一旦她听到那个脚步声，或者干脆看到那个人影，她就会加快脚步奔跑起来，跑进聂小雨家的院子。

童晓鸽已经快到聂小雨家了，她都能看到聂小雨家的铁

大门了。

那脚步声又出现了！

童晓鸽紧张地回头，却仍然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尽管什么也没有看到，但是童晓鸽确信，街面上肯定还有一个人，自己被那个人秘密跟踪了！

童晓鸽暗暗猜想，也许，自己从学校里一出来，就被跟踪了。也许，是她在槐树下走过，开始观察大月亮时，被跟踪的。不管是什么时候，被跟踪总不是一件好事。很多不好的事情，都是在晚上发生的。

童晓鸽的身体又一次抖动起来。毕竟，她来到湾水村的时间不长，对这个村子的了解还不多。毕竟，她是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远离城市的乡村，人生地不熟的，很容易有麻烦。

身体是站着的，但是童晓鸽的心，却早就向着聂小雨家的铁大门倾斜了。她做好了拔腿就跑进那个铁大门的准备。

“谁？”童晓鸽发问。要不是已经到了聂小雨家的门前，她是不敢发出这样一声的。但是童晓鸽听到，自己发出的话音，明显是颤抖着的，摇摆着，晃动着，从嘴里发出来，软绵绵地在街面上飘了很短一截，就悄然落下了。

但童晓鸽没有听到那个人的回答，她紧张地把眼睛睁大，目光在明晃晃的月光下迅速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那个跟踪童晓鸽的人，可能是被她的发问吓到了，也可

能是感到童晓鸽已经到了聂小雨家门前，继续跟踪已经没有意义，便决定离开了。童晓鸽发出的颤音刚刚落下，她就很快看到，一个小小的黑影在一棵杨树的后面闪了出来。杨树并不高，也不粗壮，童晓鸽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杨树的后面会藏着一个人。可是，真的就藏了，而且，那个人还闪出来了，贴着旁边的墙根，迅速地溜走了，悄无声息地溜走了。

此时的童晓鸽，已经完全顾不上那个人是谁，是在逼近还是在溜走，只要有人影出现，她就无法控制地惊慌了。

惊慌之中的童晓鸽发出一声惊叫，“砰”的一声撞开了聂小雨家的铁大门。

2

第二天上课的时候，童晓鸽讲完了课程，利用下课前的几分钟时间，问了同学们一个十分古怪的问题。

“你们说，在湾水村，有没有一个喜欢跟踪别人的人？尤其是在晚上？”童晓鸽很认真地看着大家。她觉得，孩子们都是心里藏不住事情的，只要知道，他们就会说的。

聂小雨首先举起手，不等童晓鸽喊他，就急切地站起来，大声说：“童老师，我不知道。”

同学们发出响亮的笑声。

但是童晓鸽没有笑。她在大家的笑声中听出了端倪，认定聂小雨是在故意起哄搞笑，是在故意出她的丑。

昨天晚上，在聂小雨家，童晓鸽和聂小雨的爸爸妈妈谈了聂小雨和青瓦打架的事情，其实她的讲述很客观，没有跟聂小雨的爸爸妈妈告状的意思，只是指出了聂小雨的错误。但是，聂小雨的爸爸妈妈的简单粗暴，让童晓鸽的家访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和她想的完全不同。聂小雨爸爸当场踢了聂小雨一脚。这让聂小雨很是沮丧，进而心生怨恨。童晓鸽看出来了。当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到聂小雨的脸一直紧绷着，目光没有抬起来，始终盯着自己的脚。后来，他抬起了头，但是眼睛里射出的光，明显带着不满，甚至敌意，很尖锐，也很冷，直直地刺向童晓鸽。聂小雨的目光暴露了他的心思。

现在，不是和聂小雨理论的时候，童晓鸽摆手示意他坐下，接着，她开始打量其他人。

同学们个个都在凝眉思索，暗暗地在心里寻找着童晓鸽说的那个喜欢跟踪别人的人。

班长青瓦的脸上是一副漠然的表情，他似乎对聂小雨的搞笑发言并不买账，又好像对童晓鸽的问题不怎么关心。

“青瓦，你说。”童晓鸽点了他的名。

青瓦慢悠悠地站起来，说：“老师，湾水没有那样的人。我爷爷说，湾水从来没出现过特务。”说完，他就同样慢悠悠地坐下了。

聂小雨再次站起来，举着手，还没有放下，就说：“谭二胡！谭二胡最有可能！”

同学们再次发出笑声。有人小声议论，说聂小雨纯粹是在瞎说。

聂小雨摆出一副成心搅局的架势，美滋滋地坐着，和旁边的人交头接耳。

童晓鸽说：“每个同学，只能发言一次。”

平时很少说话的槐花依然没有说话，别人都在小声议论，只有她平静地坐着，嘴巴闭得紧紧的。

童晓鸽就点了她的名。“槐花，你说呢？”

槐花没有站起来，只是看着童晓鸽，默默地摇摇头。

槐花是班级里最不起眼儿的女生，总是默默的，不喜欢说话。上课的时候，童晓鸽有时会喊她回答问题，可是，她常常是站起来，不说话，睁大眼睛，看着童晓鸽。童晓鸽就对槐花的印象比较深刻。

槐花长得也小，个子矮矮的，头发稀松，还有点儿发黄，梳着两只短短的小辫子，翘翘地翘在脑后。她的眼睛圆圆的，总是喜欢不动声色地看这看那，却很少说话。童晓鸽感觉，这个槐花一定是个内心丰富的女孩子。

下课的铃声响了，童晓鸽的询问没有结果。

但是童晓鸽没有放弃，她觉得应该找出这个暗暗跟踪自己的人。把暗地里发生的事情放到明面上，才是安全的。

其实，昨天晚上，在离开聂小雨家的时候，她站在街面上就问过送她出来的聂小雨的爸爸妈妈，可聂小雨爸爸肯定地

说：“在湾水，没有坏人。”

聂小雨的妈妈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她看着童晓鸽，在用力点头。

操场上，众多孩子在跑来跑去，把原本平坦开阔的操场弄得零零碎碎，一些尘土便在孩子们的脚下溅起来，翻滚着，弥漫着，一点点升向空中。秋天的阳光很炽热，照耀着那些尘土，颜色也就显得愈加金黄。

在黄土的缝隙里，校长慢慢地迈着步子，走向办公室。童晓鸽拦住了他，她向校长提出了那个问题。

“什么？喜欢跟踪人的人？”校长的眼神有些异样，弄得眼睛变成了三角形。他打量着童晓鸽，问，“你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被人跟踪了吗？”

当一团黄尘涌过来的时候，校长躲避着，告诉童晓鸽：“在湾水，没有坏人。”说完，他用手在脸前扇了扇，走开了。

上课的铃声响起，操场上空的黄尘渐渐落了。童晓鸽来到学校大门口，推开值班室的小门，问：“修叔，问你个问题……”

修叔正撅着屁股摆弄一只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旧水壶，他手里的钢丝刷在水壶身上擦拭着，将一些沉积多年的土灰色污垢擦掉。

直起身，修叔愣愣地看着童晓鸽，似乎没明白她的问

题。愣了好一阵，他才平静地告诉童晓鸽：“在湾水，没有坏人。”

童晓鸽对他们几个人的回答有点儿失望，但是她又觉得自己的失望是好事，谁希望身边有坏人存在呢？

下午，童晓鸽没有课，她跟校长请了假，一个人走出了校园，沿着村街，向女儿河边的小房子走去。

小房子是一幢方方正正的小房子，奶黄色的，坐落在女儿河畔，与村子里的其他房舍间隔着一段距离，显得孤零零的。远远望去，小房子好像和河面一样低，低矮得如一株草，又仿佛是一片落叶。

童晓鸽瞄着那片落叶，慢慢地走过去。

太阳已经向西边飘去了，给浮在空中的几块散云涂抹上了一层淡淡的红色。那红色随着光线斜斜地落下来，落在女儿河上，落在河滩上，落在草地上，落在河边的杨树上，让这些东西都染上了淡淡的红，从远一点儿的地方看过去，很新鲜，也很迷人。

童晓鸽被那淡淡的红迷住了，走得很慢，也很专注，目光一直没有离开那红。

直到一阵婉转悠扬的二胡声已经响在耳畔了，童晓鸽才醒过来，看到谭二胡消瘦的脊背正尖尖地对着自己，轻轻地晃动着，将手里的二胡拉得凄婉缠绵，他黑瘦的脸上，一副如醉如痴的样子。

谭二胡有泪了。童晓鸽看到，闭着眼睛拉二胡的谭二胡那薄薄的眼角，挂着一滴泪，随着身体的晃动而轻轻地颤抖着，晶莹着，却始终没有落下来。

童晓鸽静静地站着。她听不懂谭二胡拉的是什么曲子，但是她没有打扰他，只是静静地站着倾听。

秋天的风不大，沿着河道缓慢地吹过来，扑在童晓鸽的脸上，带来了一股淡淡的腥味儿和酸味儿。但童晓鸽没有吸鼻子，更没有品味那味道里的腥和酸，而是用心地听曲子。她似乎在曲子里听出了有人在水边慢慢地走，步履沉重，那个走动的人不时回头，仿佛在和什么人告别。

曲子终了，谭二胡眼角的那滴泪，也倏然落下。

一只黑狗走过来，看了看童晓鸽，然后安静地在谭二胡的身边卧下。

谭二胡放下手里的二胡，在黑狗的脑门上摸了摸。

童晓鸽看着谭二胡，忽然觉得自己来得不是时候。谭二胡和他的黑狗都沉浸在曲子里，她来得确实不是时候。

那幢奶黄色的小房子上，小小的烟囱正冒着淡淡的烟，在秋风的吹拂下，很快散去，飘散在不远处的河面上。

童晓鸽想走开，可是，她很快就又站住了。因为谭二胡正看着她。

谭二胡用手在眼角上擦了擦，似乎想笑笑，却没有笑出来，表情有一点点地变尴尬。